

不要过度道德化公共议题

□ 卢阳旭

近日,曾因策划“晒死癌细胞”而引起关注的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大学生莫向松在十几名同学的帮助和配合下,来到成都新希望大厦前下跪,举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牌子,想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明慎借钱治病。此举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同情者说,生命大过天,小伙子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质疑者说,道德绑架,逼人拿钱断不可取。

也许是他认识到道德太重要、太有力量了,也许只是他无奈地发现,除了制造公共话题、诉诸轰动效应,刺激人们的道德神经以图生财外别无他途。不管怎样,作为一个陷于绝境的个人,他的行为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在当事人之外,众多围观者的讨论方式却很值得商榷。事情发生后,很多人

习惯性地将东拉西扯,甚至上纲上线,抢占道德制高点,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道德逻辑弄出个是非即白的结论来。

得出结论很重要,但如何得出结论更重要。试图通过把讨论道德化,然后迅速得出结论的做法,会使得讨论被坚硬的立场、汹涌的情绪充斥,场面看似热烈,但注定缺乏建设性。

道德主要关注的是“对不对,该不该”的价值考量问题,而不是“行不行,能不能”的利益权衡问题——前者弹性较小,后者的弹性则比较大。此外,道德框架中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简化了的世界,道德化的讨论是一种倾向于忽视、回避现实世界复杂性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各参与方都急于根据自己的道德立场下结论,过早地陷于失望或亢奋之

中。更重要的是,过度道德化的讨论还可能导致两种糟糕的后果,即泛道德化和伪道德。泛道德化后,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与某条或某几条道德准则扯上关系,所有的讨论都必须有“道德高度”,很容易把本可以更具建设性的讨论三棒两棒地打死;而在伪道德主义者心中,道德则只是其用来骗人的工具。

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快速转型的社会而言,新旧道德原则、体系和实践并存杂糅,处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产生所谓的“道德焦虑”——人们希望把自己的行为锚定在某些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上,却又很难在不同(甚至存在冲突)的原则和规范之间做出选择,为各种原则和规范划出合适的边界并在其中“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背景下,过度道德化地讨论公共议题,一定程度上说是思想上的懒

惰和情绪上的自我囚禁。

一个个体、群体和社会都难以承受“无道德”之轻,也无法长期处于道德混乱的状态中,与此同时,面对复杂的世界,人们需要一个简化的框架和标准体系来为日常行为导航。正因如此,人们珍视道德,希望得到道德体系的支撑。但当人们不可避免地处在快速社会转型当中时,面对变化着的、复杂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以更大的耐心和智慧去讨论抽象的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避免公共讨论被过度道德化,不是要排斥道德议题加入讨论,更不是认为道德不重要,而只是认为,人们要用对的方法去讨论对的问题——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我们越是有道德上的理想,越不能理想化我们的道德和践行道德的方式。

电动汽车该如何绕过第二道坎

□ 王晓松

近来,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利好政策不断加码。以北京为例,6月初,该市出台了《北京市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财政补助资金管理细则》。根据细则的规定,个人购买续航里程超过250公里的电动汽车除了可以享受到国家的最高5.7万元补贴外,北京市还将按1:1的比例给予额外的补贴,使得消费者购买此类电动车可以获得的补贴总额达到了11.4万元。此外,北京市还出台了《北京市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自用充电设施建设管理细则》,加大对个人申请安装充电桩的支持力度,并且对于不配合的物业公司拟采取一定的惩戒措施。7月初,北京市还推出了未来4年的电动车发展规划,对全方位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作为全国汽车保有量第一的城市,北京能拿出如此大的力度来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在加快电动汽车发展上的紧迫性。

确实,尽管电动汽车发展的倡议已经发出多年,但是实际的发展状况却一直不令人满意。即便在国家不断出台针对电动汽车的一系列政策的前提下,电动汽车的增长率依然没有任何起色。这段时间,美国特斯拉的来华虽然在电动汽车领域掀起了这波热潮,但是叫好不叫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仍以北京为例,根据最新一期北京申请汽车购买指标的受理量来看,5月份的普通汽车申请人依然高达220万,而要求申请新能源汽车人数却不到1800人,普通汽车中签比例是137:1,而新能源汽车的申请量却远没有达到政府当月可以提供的资源总量。

如果说以往制约电动汽车发展的第一道坎主要是汽车本身的技术问题,那么今天的情况或许已经有所不同。从目前已经上市

普通汽车可以一较高下了。无论是在电池的质量、寿命上,还是在续航里程等方面,电动汽车虽然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但是和同等价位的普通汽车相比较,基本上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何况,一些混合动力汽车兼具电动汽车与普通汽车的双重优势,在实现节能环保的同时,也可以让驾驶者体验到科技创新的新感受。因此,困扰电动汽车发展的难题实际上正在从汽车本身,向使用环节转变。

在阻碍电动汽车发展的第二道坎中,让购买者犹豫不决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充电设施。这不仅因为建设充电设施受制于现有建筑、交通的格局,也因为充电设施建设的模式一直没有可依循的明确方向。比如,一些地方鼓励为公交等公共服务类电动汽车用户集中建设充电站,另外城市则鼓励消费者个人在居民区内建设充电桩等小型充电设施。这样的作法,一方面会限制电动汽车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个人使用电动汽车的成本无形增大。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交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国外以混合动力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也给国内带来了很大的启示。面对在瓶颈阶段的中国电动汽车发展而言,要想快速跨过这个关口,关键还在于全面地优化电动汽车发展的大环境。尤其是在电动汽车的使用环节上,国家和地方应该拿出一些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来,比如,鼓励在现有加油站增设以换电为主的充换电站,加速在条件允许的停车场内按车位建设小型充电桩、加快建设无线充电模式的道路基础设施等,进一步增加其使用的便利性,从而凸显电动汽车的比较优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更换和使用电动汽车。

“超级中学”存在的“合理”逻辑

□ 吴佳琦

这几天,不同批次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在或者即将送至高三考生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在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自己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而那些培养高分考生的“超级中学”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以河北衡水中学为例,该校不仅包揽了河北省文理状元,而且文科前十名该校考生占了9名,理科前十名该校占6名。

对于类似的“超级中学”现象,人们的态度褒贬不一。一般而言,“超级中学”学生规模庞大,吸取周边最为优质的生源和师资,学生常人大比例考入一流高校。从常规上讲,“超级中学”垄断了所在地区最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加剧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并且在事实上造成了教育的不公。那么,这样的反面教材为何还会呈现日益严重的态势呢?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超级中学”的存在符合某种“合理”的逻辑。

对于不少迫切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来讲,“超级中学”的存在不仅“合理”,而且非常有必要。尽管“超级中学”造成教育不公平,但是这样“马太效应”下的需求关系决定了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超级中学”汇集。在目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进入“超级中学”或许是较为明智的选择。至少,“超级中学”帮助许多布衣子弟改变了人生轨迹。

此外,不少地方官员以及地方教育部门青睐于建设“超级中学”。对于那些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来讲,建立这样的学校无疑是他们主政地方的政绩工程。有助于其仕途高升的“政绩工程”难免受到政策的格外照顾。根据最新发布的《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恢复高考以来全国有800多所中学培养出高考状元,分布在全国260多个地级城市,其中,基础教育发展失衡的地区,“超级中学”越集中,基础教育发展均衡的地区,“超级中学”越分散。

目前,一方面我国呈现出多元化教育、个性发展越来越受到认可的姿态,一方面我国教育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今天,“超级中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似乎有一些不合时宜。对于那些发达地区的考生来讲,高考并非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目前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出国留学更能说明这一点。但是,大多数的寒门子弟只能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这样的“高考工厂”。与引起的这些非议相比,他们还是愿意就这样的中学,因为一纸通知书的现实满足感远比所谓的素质教育要更有意义。

梦想之外,还要科学精神

□ 徐玢

当各高校竞相晒出本校“白富美”,为高招大战出奇招时,北京大学推出了一部名为《星空日记》的招生宣传片。本人并非高三应届生,也不是北大校友,照理说对这样一部微视频没有发言的必要。但宣传片中关于天文学,乃至梦想的种种,让人不吐不快。

这部微视频的本意,是鼓励年轻人突破现实束缚,勇于坚持梦想。可十几分钟的短视频下来,却觉得所谓的梦想像极了成功学励志片,虽然华丽的台词努力地刺激着肾上腺素分泌,但脱离现实的想象让积蓄着力量的双脚踩了个空。

给《星空日记》亮出低分的网友不在少数。其中有人把北大天体物理专业近年的毕业设计题目一一列出,目的当然是说明视频制作者的想象有多么脱离现实。确实如此。片中主人公对于天文学的认识仅限于看星星。这作为爱好天文的最初动力顺理成章,但要与辅修天文多年、希望以此为生

的身份匹配,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回到主人公那场炫酷的毕业答辩。一个辅修生的毕业设计题目或许存在特殊性。可基础科学的毕业答辩居然是在舞台上“展示”,而不是在讲台上严阵以待,这就真是浪漫主义有余而科学内涵不足了。

以上想象其实还不算离谱,原因可能也只是制作者对于理工科工作方式了解不够。在视频中,主人公一路走来遭受的嘲笑、未来注定清贫的生活,都是作为现实的束缚、梦想的对立面出现。可要突破现实束缚,何尝不是认定这就是现实?换句话说,在视频中制作者的心目中,首先认为天文学,或者说它代表的基础科学与现实生活是割裂的,而后才有无惧嘲笑,坚守梦想一说。这些脱离现实的想象,与其说是为了烘托梦想的崇高,不如说是腹诽基础科学的价值。如此居高临下的科学观、价值观,很难想象出自一所一流学府的招生宣传片,而她正是

科学何妨学学“广告植入”

□ 陈雍君

近日,电影《变形金刚4》的广告植入成为大众娱乐的焦点,人们一方面带着某种民族自豪感看待电影里众多中国品牌的植入,以细致植入广告的方式、次数和时间点为乐,另一方面又尝试各种从角度剖析“为何变形金刚系列电影成了大牌争抢的‘春晚’”,此外,某景区更是宣布要通过司法途径状告电影制片方未按约定履行广告合同,让七位数广告费打了水漂。

放弃重视电影本身的艺术性,转而专注于其中广告植入的深浅、好坏并形成强势话题,变形金刚系列的这种现象在电影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是因为该系列电影的主题范围过于狭窄,使其一出生便天然带有携广告基因的基因,另外也许它是纯粹的娱乐电影的定位使得它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好广告植入这件事。然而笔者在历数了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广告植入类型和方式之后,突然感觉,科技、科学精神、科普等内容在该片的缺席真是历史的不幸。

如果,片中的正面人物擎天柱在激烈战斗中突然发现自己,然后做出宁愿牺牲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要让巨大的能量释放到另一个地方的决定,后来,在同伴大黄蜂不解的疑问下,擎天柱指着刚才拼命保护的地方说:那是人

类知识得以进步和传播的地方。然后镜头拉近,是香港大学的校园。这样的植入,难道不是科教界和电影公司的共同需要?

又比如,变形金刚系列电影本就带有强烈的科幻色彩,金属躯体的英雄角色特别适合对某些知识进行普及,例如金属的疲劳与金属元素的化学活性,例如太空的辐射与压力,例如能量的转移、存储、输送等,这些内容都非常适合与故事情节糅合在一起,从而将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宣传效果最大化利用。如此植入的受益者是谁?是电影公司和全人类。

那么为何商业电影从未有过类似科技知识的植入呢?

首先是政府缺乏作为。在商言商,商业电影自有其运营规律,任何植入都需要相应的投入与支持。就拍摄变形金刚系列电影而言,政府考虑了政治因素,考虑了旅游效应和环境保护,却考虑不到科技和科普的因素,更别谈考虑筹募资金进行有益人类的科技投资。

其次是科研机构或科普主导部门的盲点和不自信。既看不到利用商业电影巨大宣传效应搭载科技宣传的可能性,恐怕也对力促政府出面支持这件事情缺乏信心与动力。

而更深层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科技界、科研体系、科学知识的一贯看法。提及科技,伴随而来的除了严谨、系统和神秘之外,还有古板、传统、无趣等印象。另外,提及科研和科学,恨不得只见到类似青灯古佛的场景,恨不得其中人物都是粗茶淡饭、自行车、宽边眼镜和中山装的样貌。刻板形象决定了人们不会把这个圈子与变形金刚联系起来。

事实上,科技虽讲究要守得住寂寞,却也并非一定要远离商业、娱乐和时尚。美国的以工学男生为主角的连续剧《生活大爆炸》轰动青年一代,据说马上就要引入国内;以科普为核心内容的果壳网近日结合市场需求推出了手机APP“研究生”,为众多投资者所看好;广州的小谷园科学讲坛历久弥新,话题涉及人类科学、自然科学、社会问题等方面,常常座无虚席……这些都说明,科技的不一定都要冰冷和寂寞,也可以时尚和接地气。

那么何妨,让科技理念和科学知识也学学植入广告,借助商业电影这个平台,在3D荧屏上让人们津津有味?关键在于,以敬神的态度膜拜和要求科技,还是把科技拉下神坛,掰开揉碎融入生活中去?

应该给麻雀鞠一躬

□ 管晶晶

6月29日,一艘货船在宜昌一码头装运大米时,散落了不止在地上,20多只麻雀抢食后,当场死亡。宜昌市相关部门人员通过抽检,认为大米没有问题。对于麻雀的死亡,有媒体引述技术人员的话说,可能是抢食过多而撑死。但时隔三天,宜昌方面却发布消息称,在死亡麻雀胃中检出高毒农药味喃丹,还澄清说没有技术人员向记者分析过麻雀死亡的原因。但官方又表示,麻雀虽是被毒死,却与其抢食的大米无关。

至此,麻雀之死如同一场闹剧,一波三折,却仍是一桩悬案,始终没能打消公众疑虑。

现在有关部门的结论是,麻雀是被毒死的,但与它们所吃的大米无关。在食品安全让人谈之色变的今天,这样的结论离公众的知情需求相去甚远。麻雀到底是怎么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里面至少有以下几点疑惑。

第一,麻雀撑死究竟从何而来?笔者孤陋寡闻,只听说过家养金鱼被撑死,未听说过野生麻雀也会撑死。但是动物进化论告诉我们,正常情况下,没有动物会傻到被粮食撑死,不然如何进化到今天?麻雀是不是撑死,做个尸检便知。既然之后能检出麻雀胃里有高毒农药。那当时的撑死说从何而来?说白了,还是因为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才会有第二次的检验。否则,麻雀撑死也不就盖棺定论?麻雀撑死小事,但是这种信口开河的解释习惯却不容小觑。

第二,抽样检验是否立得住脚?这批大米共有几十吨,四个批次,有关部门的检验只是抽检。表面上看,这样的检验是合理的,但是抽检永远不是普检。按照目前国内农业种植的现状,各种农作物都是一家一户的种植,最后统一收购。即使是同一个工厂加工,来源也是千家万户。施药不同、土地不同、污染程度不同。且不说镇

与镇、村与村的农作物会有差别,就算邻近的东家与西家的作物都可能农药含量不同。抽样检验四个批次,不能代表所有大米都没有问题。

第三,检测标准是否科学?众所周知,喷洒杀虫剂,可以把苍蝇蚊子药死,但未必就能把蟑螂药死,更不会把人药死。但这并不意味着杀虫剂就不会对人造成健康损害。这虽然是动物间的个体差异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量的问题。按照人的承受能力,这批大米或许含毒量较低,可以食用;但是按照麻雀的承受能力,或许就是毒性较高的。所以,有关方面不能仅仅说一句,麻雀死与大米无关,而应该将检验的抽样,以及检测出的具体含量等结果公之于众。

第四,毒药到底来源何处?如果官方通过科学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标准再次检验得知,这批大米确实农药含量为0,也就是说

麻雀胃里的农药成分确实另有来源,那么就应该追溯农药来源。与喷雾农药不同,味喃丹是内吸剂,通过拌种或者土壤融入植物的“血液”,正因为它毒性太强,环境危害严重,早已被农业部列为限用农药,严禁在可食用农产品中使用。麻雀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吃到这些农药?这种农药有没有用到可食用农产品中?追问“麻雀是怎么死的”,并不是小题大做,因为这种杀虫剂一旦滥用,下一个死到它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麻雀。

说到这里,似乎应该给麻雀鞠一躬,说什么也是为了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次是碰巧有麻雀做了“马前卒”,还有多少有毒的大米、谷物、蔬菜,没有遇到麻雀这个冤家。只是,高毒农药到底来源何处的悬案还没破解,麻雀们也“死不瞑目”。只有相关部门继续跟进,将这桩由麻雀引发的悬案彻底破解,才能满足民众的关切与期待,才能挽回不断面临危机的公信力。



图/ICFP

怎么老是你?

□ 杨雪

记得有一则经典笑话,大概是说有一英语老师问学生,“How are you 是什么意思”,答曰:“怎么是你”。老师气得干瞪眼,接着问,“那How old are you呢”,答曰:“怎么老是你”——这便是我得知西安古城墙修电梯被叫停的第一反应。

怎么老是你,西安!你是丝路的起点,是承载汉唐盛世的活化石,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你的情感那样醇厚热烈,你却让我一次次失望甚至羞愧。去年,山寨阿房宫要拆要建的口水仗还没打完,“唐憎”埋骨的千年古刹要被强拆又起波澜。刚平静了一年,又闹出个古城墙修电梯被叫停的事。

怎么老是你,曲江!你造起了一座芙蓉园,借激光、喷泉、火焰、音乐,气势如虹梦回大唐,却掩饰不住浮华背后的空洞;你扰乱佛门清净,把玄奘译经修行的地方改造成了闹市,大雁塔反而显得突兀。这次,你居然在古城墙上动土!

相比之下,大唐芙蓉园的俗气,大雁塔广场的多余,最多只是损了文化的精神,熬了古迹的风景,并不伤害文物本

身。退一步讲,这种拉文化的“大旗”做经济利益的“虎皮”还勉强可以容忍。当然这次你没有明说修电梯的目的,也貌似找到了公益性的理由,不过结合你几年前就曾经过城墙修电梯的主意的背景,进一步讲,这种拉文化的“大旗”做经济利益的“虎皮”还勉强可以容忍。当然这次你没有明说修电梯的目的,也貌似找到了公益性的理由,不过结合你几年前就曾经过城墙修电梯的主意的背景,进一步讲,这种拉文化的“大旗”做经济利益的“虎皮”还勉强可以容忍。

而且话说回来,即便考虑到老年人和残障群体,也不必破坏600多年的青砖,非要在城墙上修。即便非要修在城墙上架起这个现代化的电梯,也至少要得到审批。如这般,不仅对文物没有丝毫敬畏之心,还不遵章办事,这是谁给惯的毛病?刚平静了一年,又闹出个古城墙修电梯被叫停的事。

这些年,文化与科技融合喊得挺热,但似乎凑热闹的多,领会要义的少,浮于浅表而无神也无魂,于是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伎俩又多了一个“科技助阵”。稍好一些的,如云冈石窟的展示厅,科技元素的添加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平庸一些,无功无过也无伤大雅,大唐芙蓉园就很典型。但是,用现代科技手段挑战文化价值,已然把科技摆到了文化的对立面,本末倒置。